

喜  
剧  
集

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

白话故事版



8

州古籍出版社

## 编辑说明

1982年，由中国当代著名的古代戏曲研究专家、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相继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这不仅激发了广大读者对于中国古代戏曲名著的学习热情与兴趣，而且在以悲剧、喜剧的美学概念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中国古代的戏曲文学遗产非常丰富，许多作品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古代的戏曲理论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悲剧、喜剧这样的名词，但从戏曲作品的内容及演出效果来看，早有悲与喜的划分。中国戏剧的原始形式——先秦时期的优人表演以滑稽与讽刺为主，到汉代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及三国时魏国的《辽东妖妇》，发展为以歌舞戏谑来表演故事，这些已初步具备喜剧的形态。在戏曲体制定型、舞台演出兴盛的元代，涌现出更多的喜剧作品。悲剧的出现晚于喜剧，南宋时期的两种南戏作品《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负桂英》可以说是最早的悲剧了。元杂剧中悲剧的数量多起来，悲剧的特征也更加明显，像《窦娥冤》、《赵氏孤儿》被近代学者王国维评论为“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古代的一些戏曲理论家也早已指出戏曲在演出时的不同效果，如臧懋循说元杂剧“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飞”（《元曲选序》），黄周星说“感人者，喜则欲歌欲舞，悲则欲泣欲诉，怒者欲杀欲割”（《制曲枝语》），这也是对悲剧与喜剧的特点所作的简单表述。遗憾的是，我国古代的戏曲理论中没有形成关于悲剧喜剧的完

整的理论体系。

欧洲一些国家的戏剧发展历程与中国不大相同，那里悲剧的出现早于喜剧。如古希腊的早期戏剧主要是悲剧，并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那样的悲剧巨匠。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也对悲剧的内容、形式、作用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其中关于悲剧激起怜悯与恐惧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以后，不少学者都喜欢谈论悲剧的问题，悲剧的理论体系趋向丰富与完善，而且出现了不同观点的论争。关于喜剧的理论也伴随着对于悲剧的研究，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二十世纪以来，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黑格尔、布拉德雷、尼采等人的戏剧理论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越来越多，国内有些学者就运用西方关于悲剧喜剧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戏曲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毕竟从新的角度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拓展了研究的领域。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的编辑出版，对于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推动古代戏曲方面的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萧善因、焦文斌二先生撰写的悲剧集前言和黄秉泽先生撰写的喜剧集前言，详细论述了我国古代悲剧喜剧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论述了古代悲剧喜剧的一些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论述了古代悲剧喜剧独特的民族形式、艺术风貌及创作经验、表现技巧等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也对广大读者学习与研究古代戏曲作品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不少原来对古代戏曲缺乏了解青年人，正是通过悲剧集、喜剧集二书窥见了那些杂剧与传奇作品的魅力风采，并由此领略到我国古典戏曲作品那深邃而宏博的文化内涵。

的确，十大悲剧集、十大喜剧集选入的作品，即是那些悲剧、喜剧特色明显的作品，也是古代戏曲宝库中的精品和代表作，其中《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享誉世界的

名著。这些作品故事性很强，其情节与人物常为人们津津乐道。但是，古代的杂剧和传奇的文字构成是曲牌联缀加宾白的形式，当代的一般读者阅读起来不够方便，语言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优秀作品的更广泛传播。为了使今天的广大读者进一步熟悉那些可歌可泣的戏曲故事，我们把十大悲剧、十大喜剧这20个作品改写为现代白话故事，希望由此架起一座连结古代著名剧作家和当代读者的桥梁，让那些生动活脱的古代戏曲人物形象走进当代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

我们在改编时注意到了这样几点：第一是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内容，把原著故事用现代书面叙述语体进行重新写作，完整地再现原著情节。为适应故事的叙事特点，改编时对剧中场次顺序作了适当调整，个别地方略施针线，但不随意增加人物和事件，不凭想象随意发挥。原著中人物自述所见场景及心理活动，一般改为客观的场面描写或心理描写，而不用戏剧式的自言自语。第二是力求显示出原著的语言风格之美。古代戏曲名著的文学价值极高，大量的曲词是凝炼的诗，不少宾白是优美的文，改编后虽成为叙述语体，但努力做到保持原著的警策和韵味。有些地方的插科打诨充满了幽默与诙谐，其语言既符合人物的性格与身份，又符合特定时刻特定场合的气氛，这样的语言一般都予以保留。第三，原著中某些与故事主体关系不大的细节或语言，如果格调不高、趣味不雅，改写时就略去了。这里以《西厢记》为例，如第一本第二折中法本长老陪同红娘去看佛殿，张生随行，张生对法本打趣说“我与你看着门儿，你进去”，引起法本生气，此细节在改写时予以省略；又如第四本第一折中张生自述同莺莺欢会的情景，在改写时一笔带过。其他各剧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样处理，既不影响原著人物形象，也不影响今天的读者认识原著的价值，相信读者朋友能够理解和鉴谅。

尼采说，悲剧是“日神精神的象征所表现的音乐”（《悲剧的诞生》）；莫里哀说，喜剧是“一首精美的诗”（《达尔杜夫序言》）。中国古代的著名悲剧和喜剧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但愿我们改编的故事不至于亵渎音乐的神圣和诗的高雅，而能给世人增添一分愉悦和收益。诚能如此，我们惶惶不安的愧疚之心将会平静一些。改编中的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王永宽

1994年12月拟

2000年10月修订

## 目 录

### 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 喜剧集

- |            |         |       |        |
|------------|---------|-------|--------|
| 救 风 尘····· | 〔元〕关汉卿撰 | 卫绍生改写 | ( 1 )  |
| 墙头马上·····  | 〔元〕白 朴撰 | 卫绍生改写 | ( 23 ) |
| 西 厢 记····· | 〔元〕王实甫撰 | 王永宽改写 | ( 45 ) |
| 李逵负荆·····  | 〔元〕康进之撰 | 王永宽改写 | ( 83 ) |
| 看 钱 奴····· | 〔元〕郑廷玉撰 | 卫绍生改写 | ( 97 ) |
| 幽 闺 记····· | 〔元〕施君美撰 | 裴泽仁改写 | (119)  |
| 中 山 狼····· | 〔明〕康 海撰 | 王永宽改写 | (161)  |
| 玉 簪 记····· | 〔明〕高 濂撰 | 裴泽仁改写 | (175)  |
| 绿 牡 丹····· | 〔明〕吴 炳撰 | 王永宽改写 | (215)  |
| 风 箏 误····· | 〔清〕李 渔撰 | 裴泽仁改写 | (253)  |

## 救 风 尘

—

元蒙统治时期，郑州有一纨绔子弟，姓周名舍，其父官居郑州同知（元代的一种官名，相当于知州的副官）。这周舍性喜女色，自小在女人堆里厮混，长大成人之后，更是寻花问柳的行家里手，出入歌台舞榭，寄身青楼妓馆。周舍如今年方三十，却已有二十年拈花惹草的经历。有一首诗单道他眠花宿柳之事：

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

一生不识柴米价，只少花钱共酒钱。

这一日，周舍外出做买卖回来，不回郑州家中，却径直去了汴梁城（今河南开封），来到青楼女子宋引章家中。

宋引章是汴梁城中有名的歌妓。她自幼丧父，由母亲李氏抚养成人，学了些拆白道字、顶针续麻、吹弹歌舞、调弄风月的手段，整日迎新送旧，皮肉里讨生涯。她和周舍已相好多年，二人私下里海誓山盟，一个非你不娶，一个非他不嫁。李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生怕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被周舍骗去，断了财路。她不厌其烦地开导女儿，要她往远处多想想，不要只图眼前的你恩我爱。然而，任凭她百般劝诱，宋引章就是不听，一个死理认定，一条道走到黑，一心要嫁给周舍。李氏万般无奈，只好随她去。

就在宋引章终于征得母亲的同意时，周舍找上门来。二人

久别相见，自然少不了一番温存。温存过后，周舍问：“我做买卖回来，有家不回，直接来到你这里，就是要讨个准信，看你母亲是否答应了我们这桩亲事。”宋引章道：“母亲已经答应了。怎么样，你心里够美吧？”周舍听了，一跃而起，说：“太好啦！我现在就去拜见岳母大人！”

“母亲大人，我来问一问我引章的婚事，请您老人家恩准。”周舍见过李氏说。

“我答应你们这门婚事。今日就是吉日良辰，你就把引章孩儿接过去吧。”李氏看了周舍一眼，说：“你可不要欺负我的女儿！”

周舍见李氏答应了，忙不迭地说：“我哪里敢欺负引章呢，您老人家就放心好了。今日即是吉日良辰，您老人家就把姐妹兄弟、亲戚邻居都请来庆贺一番，我现在就去准备迎娶引章。”

话分两头。且说汴梁城里住着一位秀才，此人姓安名秀实，洛阳人氏。安秀实自幼攻读诗书，研习儒业，学成满腹文章。只是这安秀才虽是儒生，却爱恋女色，不能忘情花酒。来到汴梁城，听说有一歌妓宋引章秀色可餐，便去拜访。恰逢此时周舍外出做买卖，宋引章孤独寂寞，见安秀实一表人才，又有满腹文章，便有意从良，嫁给安秀实，也好终身有托。宋引章征求结拜姐妹赵盼儿的意见，赵盼儿十分赞成。可是，安秀实乃是一介书生，囊中羞涩，因而时常令宋引章感到失望。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周舍又来到了汴梁，宋引章移情他恋，要嫁给官宦子弟周舍。安秀实得知这个消息十分着急，急匆匆赶到赵盼儿家中，希望赵盼儿出面劝一劝宋引章，能使宋引章回心转意，迷途知返。

赵盼儿也是汴梁城里有名的歌妓，她眉眼秀，身儿柔，模样俏，仪态娇，临花花解语，临水鱼潜底。她不仅色艺俱佳，更有一副侠义心肠。她和宋引章是一对很要好的姐妹，二人有



八拜之交。她见宋引章和安秀实你恩我爱，也动了从良的念头。她厌倦了迎新送旧、追欢卖笑的皮肉生涯，也想像宋引章那样找一个如意郎君托付终身。可是哪里去寻找如意郎君呢？想找一个老实本分的，却又怕少情无趣；想找一个聪明英俊的，又担心半道里被轻易抛弃；若要随便嫁个男人，却又于心不甘。思前想后，将人比己，赵盼儿思绪万千，愁上心来。

正在这时，忽然传来敲门声。赵盼儿开门一看，见是安秀实，不由得十分惊喜，道：“我以为是哪来的官人呢，原来是妹夫。不知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姐姐不要取笑。”安秀实愁眉不展，焦急地说，“我是来请姐姐帮忙的。当初，引章与我恩恩爱爱，答应嫁我，谁知她又看上了周舍的钱财，如今又要嫁给周舍。请姐姐出面劝一劝引章，救一救我！”

听了安秀实这番话，赵盼儿不由得长叹一声，说：“引章妹妹好不糊涂，怎么能只讲钱财，不顾人品文才呢？为了钱财轻易答应周舍，日后再后悔就来不及了。”赵盼儿停了停，深有感触地说：“不怕妹夫见笑，吃我们这碗饭也着实不容易。年轻貌美，人见人爱，自可风风光光，那些好色的男人心甘情愿地围着你的石榴裙转。可是，当你想弃贱从良，学三从四德，做个老实守家的女人时，男人就会嫌弃你做过下贱的营生，不是真心实意地弃贱从良。你真心待他好，他却说你是卖弄风月，哄骗钱财。居于花街柳巷，身为青楼女子，我们真是难做人啊！有的姐妹眼见从良无望，就死心塌地地当起了娼妓；有的姐妹费尽心机跳出火坑，就是给人做小老婆也心甘情愿；有的姐妹空有一番热肠，到头来却上了男人的当；有的姐妹则一次次被玩弄，才出虎口，还没来得及高兴，又被投进狼窝。迎新送旧，追欢卖笑，哪里是人过的日子！引章妹妹决意从良，要跳出火坑，妹夫又是知冷知热、重情重意的男子，姐

姐我理当促成你们的好事。妹夫先在这里等着，我去劝劝引章。如能劝她回心转意，妹夫也不要高兴；如果劝不动她，妹夫也不要烦恼。”

安秀实见赵盼儿肯出面劝引章，就谢过赵盼儿，回寓所等候音信去了。

赵盼儿受安秀实之托，来到结拜姐妹宋引章家。见宋引章正对着菱花镜梳妆打扮，浓装艳抹，佯装不知，问道：“妹妹打扮得这么漂亮，又要去哪里应酬？”

宋引章见赵盼儿不请自来，十分高兴。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快步迎上去，抱住赵盼儿的脖子说：“姐姐，我再也不去应酬那些臭男人了，我就要嫁人了！”

“你说巧不巧，妹妹刚想嫁人，我就来保媒了。”

“不知姐姐保的是哪一位？”

“是妹妹相中的安秀实安秀才。”

“哈哈……”宋引章一听是安秀实，不由得大笑起来，“姐姐真会开玩笑！我若是嫁给那个穷酸秀才，一准儿是两个人打着莲花落，这家讨，那家要，做一对乞丐夫妻。”

“妹妹准备嫁谁？”

“我要嫁给周舍。”

“妹妹花朵儿一样年纪，要嫁给周舍，难道不觉得太早一点吗？”

“还早哇？等到花落叶枯，人老珠黄，嫁给哪个？不如趁现在青春年少，做个张家妇、李家妻，立个妇名，将来做鬼也风流。”

赵盼儿见宋引章执意要嫁，劝她三思而行，多作考虑，不要一时贪图钱财，日后挨打受气。即使要嫁，也要嫁一个靠得住的男人，不要嫁给周舍那样拈花惹草的风流浪子。像周舍那样的纨绔子弟，看起来人模人样，实际上却不知礼义廉耻，不

知怜香惜玉。

可宋引章并不这么看，在她眼里，周舍是一个十足的风流精神，知冷知热，有情有义。夏天要午睡，周舍给她打扇子；冬天天寒难入睡，周舍先给她暖好被窝；遇有应酬，周舍给她准备好衣服首饰，帮她提鞋系领，整钗戴环。宋引章认为没有嫁给周舍之前，周舍尚且如此疼爱她，若是嫁过去，周舍更会把她当神仙供着，因此一心一意要嫁他。

待宋引章摆完了周舍的好处，赵盼儿微微一笑，说：“傻妹妹，你不要只看他给你打扇子，暖被窝，提鞋系领，整钗戴环，他这样做都是要哄你高兴。你看他心肠好，有情意，可是一旦把你娶到家中，用不了一年半载，他马上就会换一副面皮，稍不如意，张口就骂，抬手就打。那时候，你是船到江心补漏迟，再吃后悔药也没用了。我如今劝你，你若不听，以后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受苦受难，是你自己找的，不要来告诉我！”

“有罪我自己受，哪怕是死了，也不来求你！”宋引章没好气地说。

二人正在斗气，周舍抱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赵盼儿一看就知来人就是宋引章死活要嫁的男人，就存心抢白他几句。谁知那周舍偏偏是个不识趣的人，见宋引章旁边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料想就是宋引章时常给她念叨的结拜姐妹赵盼儿，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盯着赵盼儿，说：“敢问小娘子就是姨姨赵盼儿吧？”

“正是。”赵盼儿冷冷地说。

“请姨姨赏脸，吃些茶饭。”周舍说着，从包中往外拿东西，吃的用的，满满地堆了一桌子。

“你请我？我哪里有这样的口福！”赵盼儿不冷不热地说。周舍并不理会，说：“我想求姨姨给我做个大媒人，保门亲

事。”

“不知公子让我保谁？”“就是姨姨的结拜姐妹宋引章。”周舍看着赵盼儿，面现得意之色，说，“怎么样，姨姨肯不肯赏个脸呢？”

赵盼儿一看周舍那副得意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说：“你让我替你保宋引章什么呢？保她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生儿育女？”

“姨姨何苦如此刻薄呢？”周舍得意地说，“哪个要你保媒！告诉你吧，我和宋引章好事已成，用不着求你！”周舍说罢，走过去拥住宋引章，样子很是亲密。宋引章则故意撒娇，把赵盼儿凉在一边。

赵盼儿见劝不转宋引章，就赶回自己的家中，将实情告诉了安秀实。安秀实眼见婚事无望，就准备赴京赶考。可是，赵盼儿凭着她对宋引章和周舍的了解，料定二人必有变故，就劝安秀实暂留汴梁。

## 二

周舍甜言蜜语，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赢得了宋引章的芳心，把宋引章骗到了手。他雇了一乘轿子，抬着宋引章，自己则骑着马，一同离开汴京，朝郑州而来。

一路上，宋引章十分欢喜。做了多年的烟花妓女，受尽了男人的凌辱，如今终于脱离苦海，嫁了一个如意郎君，离了烟花巷，得做良人妇，宋引章怎能不高兴呢？兴之所至，宋引章竟然忘记自己是坐在花轿里，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起来，弄得花轿前俯后仰，颠簸不止。周舍见此情景，只是微微冷笑。

到了郑州周家，宋引章高高兴兴地下了花轿，就像女主人似地操持起家务。她原想进了周家门，就可以成为周家妇，和

周舍恩恩爱爱地过日子，哪里想到一进周家门，周舍就给她一个下马威，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

周舍原是一个浮浪子弟，花花公子，他看中的是宋引章的美貌，所以一心一意要把宋引章弄到手。天真的宋引章却把甜言蜜语当作真心实意，一门心思想嫁周舍。进了周家门，周舍立刻原形毕露，打了宋引章五十杀威棒，打得宋引章皮开肉绽，哀号不止。周舍教训宋引章，一则因为她是青楼女子，恐怕她虽为人妇而春心难收，二则是杀一杀她的娇气傲气，让她俯首贴耳。周舍时时找茬挑刺，稍有不称意，就是一阵臭骂，一顿毒打，打打骂骂成了家常便饭。

宋引章自进周家门之日起，就挨打受骂，遍身鳞伤，整日以泪洗面。时至今日，宋引章才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赵盼儿的劝说，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正应了“不听好人言，必有恹惶事”这么一句俗语。宋引章不愿长此忍受下去，就修书一封，托前往汴梁做买卖的王货郎转交给母亲李氏和结拜姐妹赵盼儿，请她们速速来郑州救她，来得早了，或许有救，来得迟了，恐怕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李氏接到女儿的来信，十分伤心，就拿着女儿的信，急急忙忙去找赵盼儿想办法。

这些日子，赵盼儿也正为得不到宋引章的音信而着急呢！结拜姐妹所嫁匪人，怎能不令赵盼儿牵肠挂肚、寝食难安呢？

正在赵盼儿为宋引章担心的时候，李氏眼含热泪，愁容满面找上门来。一见赵盼儿，李氏老泪纵横，说：“真是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

赵盼儿一见，急忙上前，问道：“老人家，您为何这般伤心？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对我说一说。引章妹妹不在跟前，您就把我当成您的亲生女儿好啦！”

“不提起引章不生气，提起引章，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当

初她死活要嫁周舍那畜生，我百般劝她，她就是不听。你去劝她，她还和你呕气。这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如今她被周舍打得死去活来，受不了周舍的折磨，托人捎信请大姐你想办法呢。请你看在和引章结拜的份上，救她一救吧！”李氏说着，拿出宋引章的信，递给赵盼儿。

赵盼儿打开书信，上面写道：

母亲大人：孩儿不孝，自从进了周家门，先挨了五十杀威棒，此后更是朝打暮骂，打得女儿疼痛难当，写得女儿难以忍受。女儿眼看就要被周舍折磨至死。请母亲大人接到此信，急速去找盼儿姐姐，求她设法救我一救。

#### 不孝女引章泣拜

赵盼儿含泪读完引章的来信，十分同情引章的不幸遭遇。虽然她也恨引章当初不听劝说，自投罗网，但事已至此，怎能见死不救，不然岂不辜负了当年结拜之情？怎么搭救呢？赵盼儿低头沉思，想找出一个良策。

“闺女，你快想法子，看看怎样搭救引章孩儿。”李氏急切地说。

“老人家，我有一个法子，不知行不行。”赵盼儿说：“周舍那厮爱财，我这里还有一些银子，看看能不能买张休书，把引章妹妹赎回来。”

“不中不中！周舍那厮早就放出口风，说只有打死的，没有买休卖休的。闺女再想想别的法子吧。”

赵盼儿沉思片刻，忽然想出一条妙计，她对李氏耳语一阵，说：“除了这个办法，别的怕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这个法子行么？”李氏不无疑虑地问。

“料亦无妨。”赵盼儿自信地说，“老人家，投书的人走走？”“还在家里等待。”“好极了！我写一封信，让投书人捎给

引章妹妹，教她不要泄露天机。”赵盼儿当即铺展彩笺，笔走龙蛇，顷刻间写就，交付李氏。

李氏手持书信，泪水扑簌簌地又落了下来，说：“这些日子，我那引章孩儿不知该怎么熬了！”“老人家请放心，我这一去，管叫引章妹妹平安回到您的身边。”赵盼儿安慰道，“我只消把这云鬓蝉鬓梳妆就，佩饰上珊瑚钩芙蓉扣，粉嫩脸儿笑凝眸，巧施烟花风月手，还怕周舍那厮不上钩！”

见赵盼儿要只身进入虎穴狼窝，李氏很不放心，说：“闺女，到了郑州，你要小心在意。”

“老人家放心好啦。”赵盼儿十分自信地说：“此去郑州，保证花叶不损、毫毛不伤，我和引章妹妹平平安安回到您老人家身边。到了郑州，三言两语，他若是肯写休书，万事俱休。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只要略施手段，把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保准那厮通身酥，遍体麻，丢魂落魄，摸不着东西南北。就好比是在那厮鼻凹里抹上一块砂糖，想舔舔不着，想吃吃不到。只要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妹妹拿到休书，我们姐妹就一同打道回府，让周舍那厮捶胸顿足后悔去吧！”

### 三

周舍自把宋引章骗到手之后，在郑州开了一家客店，名义上招待过往行人，实则是把客店当成他拈花惹草的游戏场。但见过往女子，只要有几分姿色，不论官妓私娼，他总是要设法勾搭上手。至于客店赚不赚钱，有没有盈利，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这一天，周舍要出去玩耍，吩咐店小二道：“你好生给我照看客店，我也不指望你给我赚多少钱，只是有一件事不要忘

了，只要有漂亮的娘儿们来到店里，不问官妓暗娼，你马上去叫我。”店小二知道主人生性浮浪，行无定踪，说：“小的记下了。只是主人花酒之事烦忙，小的去哪里找你？”“去青楼妓馆里找。”“青楼妓馆里要找不到呢？”“那你就去赌场。”“赌场里若是不见呢？”“赌场里再找不见，你就去牢房！”周舍气乎乎地，扔下这么一句话，扬长而去。

且说赵盼儿打定主意，浓装艳抹，刻意打扮一番，雇了一辆马车，载上一应需用物品，叫上一个名叫张小闲的帮闲汉子，和她一起同赴郑州。

来到郑州，他们打听得周舍开了一家客店，就来周舍的客店投宿。赵盼儿叫过店小二，说：“小二哥，你给我打扫一间干净的客房，放好行李，然后给我把周舍请来，就说我在这里等他多时了。”店小二见赵盼儿眉若远黛，杏眼含情，面若桃花，发若乌云，樱桃小口含情带笑，纤纤腰身婀娜多姿，心想主人又要交桃花运了，答应一声，忙不迭地跑了出去。

不大一会儿，周舍乐呵呵地跑了进来，一见赵盼儿，直疑是洛神出水，仙女下凡，一双充满色欲的眼睛盯住赵盼儿看了半天，恨不得一口吞下去。

赵盼儿见状，轻移莲步，来到周舍跟前，说：“周公子，俺那妹子真正是有眼力，有福分，嫁了你这个年轻英俊的郎君。”

周舍贪婪地嗅着扑鼻而来的芳香，不由得垂涎欲滴。他强咽下即将流出的口水，说：“大姐是何方高人，我怎么觉得眼生？”

“周公子不知是贵人多忘事，还是老眼昏花，老相识竟作陌生人，这正应了一句俗话：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周公子，你真的白白让我梦绕魂牵！”赵盼儿娇媚地说。



周舍又仔细看了半天，恍然大悟，说：“难道你就是赵盼儿？”

“不错，在下正是赵盼儿。”

“你就是赵盼儿，好，太好了！你当初破坏我的亲事，如今又来做什？店小二，与我打这贱人！”

“周公子勿嗔勿怒，坐下听我说。”赵盼儿嫣然一笑，把周舍按在椅子上，“周公子，你在汴梁时，满城人都传诵着你的名字，你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可是就是没有见到过你。后来见你真风流倜傥，年轻英俊，害得我茶饭不香，日日夜夜想念你。可是，你却娶了宋引章，教我如何不恼？我是有心要嫁你，你却让我替你保亲，你说我如何不恼，如何不气？我咽不下这口气。”

说到这里，赵盼儿显出一脸委屈，“我不辞辛劳，带着车马、嫁妆、私房来寻你，一心一意要嫁你，谁承想周公子小肚鸡肠，记念前仇，全不思怜香惜玉，一见面就要打骂。算我瞎了眼了，看错了人！小闲，收拾东西，咱们回汴梁城。”

周舍见赵盼儿要走，急忙上前拦住，满脸堆笑地说：“如果知道姐姐来郑州是要嫁给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打骂姐姐呢？”

“你真的不知道？你既然不知道，这几天你就别跨出这店门一步，陪我坐一坐，我让你知道知道。”

赵盼儿的一番话正中周舍的下怀，他上前拥住赵盼儿，说：“只要姐姐肯嫁给我，休说陪你坐一两天，就是坐一两年，我也愿意。”

赵盼儿变嗔为笑，说：“那好吧，就让我试一试你的诚意。”

再说宋引章接到赵盼儿的回信后，心里一阵激动。赵盼儿念及姐妹情谊，不计前嫌，亲自前来郑州施展风月手段来救